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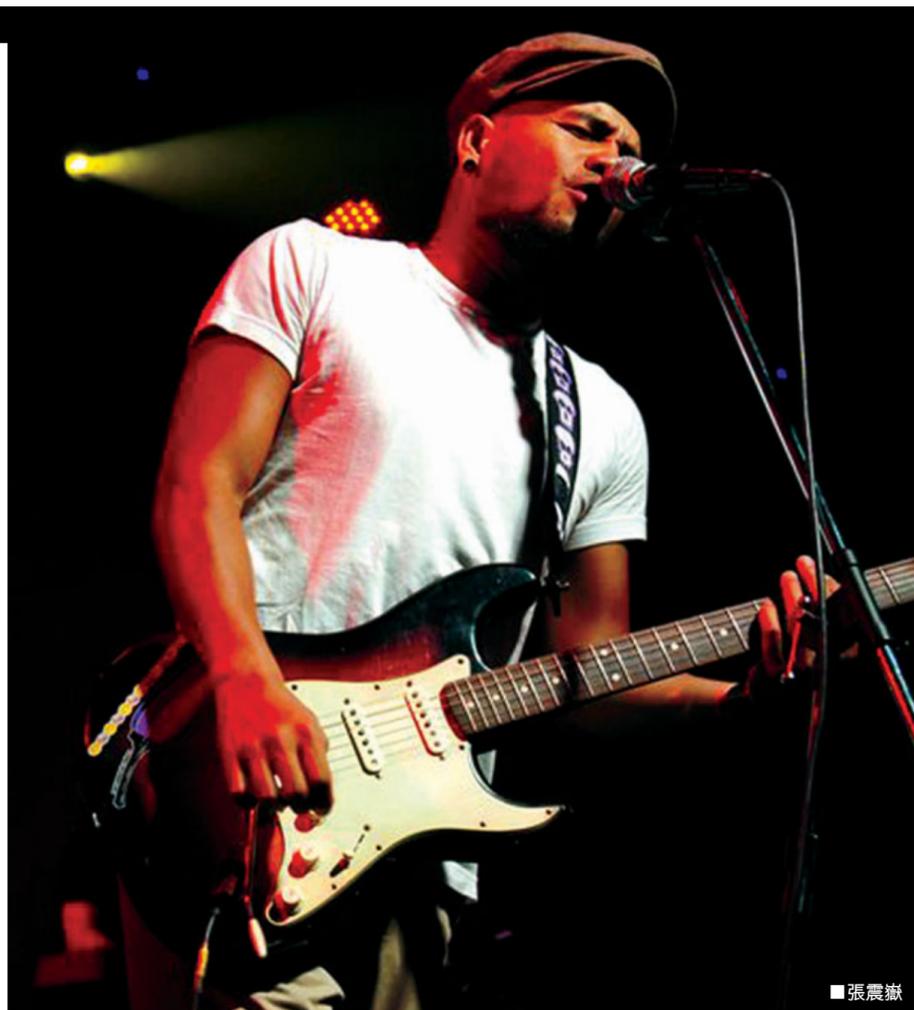
今年流行什麼？

夜探台北華山的「搖滾嘻哈大舞廳」

很多朋友都知道台北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全名「華山1914文創園區」的華山，甚至一度與香港的牛棚藝術村，同被視為港台舊區翻新為文創基地的成功例子。華山在日治時期稱「樺山町」，取自日本治台的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的姓氏。及至國民政府時期，「樺山」才改稱「華山」。

今日台北華山所在地的建築物及設施，前身為創建於1914年的日本「芳釀社」，初期以生產清酒為主，為其時台灣最大製酒工廠之一。1945年後，華山製酒產業更進入黃金時代，故習慣稱華山為「台北酒廠」。目前華山文創區所保存的日治時期製酒產業建築群，不僅僅是一座完整產業建築技術的博物館，被空置的酒廠空間，更被再發展為一個多元的藝文展演空間。

文、攝：梁偉詩



張震嶽

Legacy即台北音樂傳記，就是最近發展得相當富特色的華山音樂表演空間。華山創意文化園區中的各個製酒釀酒倉庫，先後被開拓為藝術或書籍展覽場地，還有創意產業的銷售點、茶藝館、酒吧等。華山園區所保留既古舊又新潮的文化新舊交匯特質，甚至成為不少潮流雜誌和婚紗攝影的取景目標。Legacy就是位於華山這片奇異空間的「中五館」，主攻Live Music一系列近距離演出。最近Legacy的「搖滾嘻哈大舞廳」張震嶽搖滾show，可能是最能體現Legacy的前世今生和空間特性的一次搖滾演出。

醉中聽歌

薄暮時分踏入華山，昏黃的燈光已把整個園區掩映得大有醉意。筆直地走到Legacy，現場仿如一個空蕩蕩的大貨倉，半張椅子也沒有，不少樂迷卻已老早進場佔據較前面的站位。Legacy的空間格局大有歐美半地下搖滾音樂會場地的影子——場地一隅是酒精類飲品的零售點，空間的中後段又設有放飲料的小桌子，大有讓聽眾邊飲邊聽、邊飲邊唱的意思。有趣的是，邊飲邊唱的還有今晚Legacy的主角張震嶽。上場前，他似乎已喝得有點醉了。空間決定內容和形式，Legacy的率性氣氛和私密空間感，容許歌手演出與正經八百演唱會都不一樣的演出。微醺的阿嶽首先唱出《一開始就沒退路》、《我要錢》、《狗男女》和新歌《兩手空空》等。現場氣氛被炒熱後，阿嶽乾脆在表演台上大鳴其杯中物，還與觀眾隔空乾杯，令帶醉的聽眾都一下子狂熱起來。緊接着「搖滾嘻哈大舞廳」進入了folk rock部分，阿嶽唱出了《路口》、《抱着你》、《有一天》等抒情作品。最好玩的是，張震嶽的FREE9樂團戰友竟然嬉笑着輪番上場，外籍樂手Tony唱出慢歌《Tunnel Vision》、《Creep》，長髮漢子阿萍則大開黃腔笑言《拒絕再玩》，還在舞台上翻騰裝死，一時間台上比台下更要熱鬧過癮。樂手嘉賓串場表演時，阿嶽也沒閒着來個當眾脫鞋打鼓，好兄弟在台前玩狗後阿嶽又再回到主唱位置，赤着腳拿着酒杯



華山音樂表演空間Legacy，即台北音樂傳記。



演出現場high爆。



台北華山文化創意園區新舊交匯的獨特風景成為婚紗攝影的熱門場地。



創意園區內文化氣氛甚濃。

唱《喝酒》，並笑言喝啦喝啦！

《喝酒》就是當天的主題曲，夏天就是要這樣——「再來一杯酒/很高興喝一杯/我的名字叫做張震嶽/爸爸當警察/我媽媽沒幹嘛/姊姊不曉得她在幹啥/我要告訴你/不要太過悲傷/那何必單戀一枝花/趕快喝掉吧/倒不完的酒/把那不如意都忘掉吧」——台下觀眾大樂歡笑，聽到阿嶽不停呷酒打嗝更歡聲雷動，日常生活的假面、正襟危坐的窘態，似乎都在這一刻由現場的隨性狂放的氣氛中得到紓解。

異質空間大解放

置身其中，我想，華山Legacy所釋放的，其實是一種有異於常的異質空間的可能性，而這未必是日常生活所能宣之於口的種種想法。所以說「搖滾嘻哈大舞廳」的阿嶽搖滾，可能是最能體現Legacy的前世今生，就是指向「台北酒廠」的複雜文化底蘊，和酒之於當代城市人的逃逸意味。無怪乎阿嶽搖滾Show的宣傳語句如此切中人心：「生活太苦悶，你怎能忽視你該有的趴體人生？……搖滾嘻哈大舞廳，要你輕鬆跟着節奏，手腳頭點non stop管你嘻哈搖滾咖，反正就來趴」。所謂「趴體」或「趴」就是Party（派對），「搖滾嘻哈大舞廳」的呼喚和口吻，恰恰要為阿嶽搖滾的市井奔放氣氛來個大解放。於是，《喝酒》後也有了這一系列的《把妹》、《愛之初體驗》，讓自曝「發現我未滿四十歲」的阿嶽又來「發現我未滿十八歲」。

Encore部分由MC Hot Dog登台大唱《我愛台妹》、《輕熟女》，張震嶽再退到樂團中充當鼓手。《我愛台妹》作為阿嶽和熱狗標誌性作品，掀起全場小高潮之餘，也讓兩週後由熱狗擔正的「搖滾嘻哈大舞廳」預演興味，夾雜鄧麗君《我只在乎你》和Hook Line的《輕熟女》，更明顯瞄準聽搖滾音樂的女性市場。此時但見樂團眾人都戴上豬嘴口罩，豬狗連場也夠瘋的了。

當然真正壓軸的還是阿嶽，結果二度ENCORE的《自由》一出，大家都似乎和阿嶽一起呷下最後一口啤



演出廳外等候的人龍。

酒，心滿意足回家去了。

眾樂樂 新奇酷炫

作為香港觀眾，我一直覺得華山Legacy，是介乎九展Star Hall和pub house之間的一處多元音樂表演場地。縱然今日的華山免不了被批評為小資、商業化，然而其相對自由奔放又富有文化感覺的氣息，卻可能是其他Downtown場地所不具備的。其實華山文創區的不遠處，便是台北著名的平民電腦城光華商場，在地的大眾脈動和華山的或藝文或小資遙相呼應。因此很容易理解華山Legacy，既有個性化女聲陳小霞徐佳瑩陳珊妮何韻詩盧凱彤，又有搖滾嘻哈黃貫中猴子飛行員。而Legacy「主流偏小眾」的音樂空間定位，在連台北獨立Livehouse「女巫店」都被迫停業的時代尤為不易。

猶記得2004年聖誕節首次踏足華山，由駐場藝術家設計的白色羽毛聖誕樹令人驚豔。當時華山還是個小眾樂園，今日眾樂樂卻新奇酷炫，連每逢Legacy有演出才出動的華山小食售賣車，也特別換上白底粉紅點點的甜甜圈造型。

誰說歌手要在紅館開唱才夠身份？今年流行什麼？我卻獨愛沒有馬戲團的華山音樂傳奇。

（註：文中小標題由編輯添加）

@北京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實習記者 張乃丹 北京報道

食、色、性、命

——《北京的腔調》變身話劇

話劇《北京的腔調》日前在北京舉行了觀眾見面會。胡起超的暢銷隨筆集《北京的腔調》，在編導阿避筆下，變成了三幕話劇。該劇劇本時弊、語言犀利，是關於「食、色、性、命」的討論。胡起超用「乾柴遇到烈火」形容自己與阿避、王秋實、林兆華等一幫男人在話劇《北京的腔調》這個項目上的一拍即合。

《新周刊》的主筆胡起超是個「寫一些詩」的人，他最近的新書《北京的腔調》來勢洶洶，據說創造了一種可與「韓寒體」並駕齊驅的老辣世故又溫情傷感的「起超體」；導演阿避曾經在鳳凰衛視做編導，拍過關於知青、唐人街等題材並不輕鬆的紀錄片，後來轉投了林兆華的戲劇工作室；王秋實有一間傳媒公司名為「輔仁」，出自《論語》「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而林兆華，江湖人稱「大導」，說他是現今內地戲劇界的武林盟主怕也不為過。他們都在看《北京的腔調》。

王秋實跟阿避是朋友，在飯館裡談論胡起超新書中的妙語時冒出將其改編成話劇的念頭，後來者若一定要探究這念頭的來處，最

終也只得到午夜飯館充盈着二手煙的印象——那些思想的廢氣曾經年籠罩在塞納河左岸的咖啡館。阿避跟胡起超是朋友，雖然胡起超不甚明白一部由語錄和雜感組成的生活斷片集怎麼可以改編成話劇，但仍簽出了這本書的話劇改編權。阿避去問林兆華，大導對他說，應該用非戲劇的結構去結構這一齣《北京的腔調》。

「非戲劇的結構去結構戲劇」一語玄機甚重，學院派解讀起來便說此語正對應如今後現代大旗高舉的消費社會。可說白了說開了，無非是告訴你一句「別玩虛的」，而這正又契合了所謂北京的腔調——「我能插科打諢，我也能正襟而談；我能跟你海聊天文地理，也能和您臭貧家長裡短」——高山大海我見過，豆汁兒焦圈就鹹菜絲兒我也常吃，皇城根下的市井生活，這就是北京的腔調。

可現如今，皇城根下的地價比金子還貴，市井怕是早已遷到五六環外，小民們還去哪海聊臭貧呢？網絡時代人們聚在論壇七嘴八舌，整日以屏幕為伴，聽着腳下的電腦主機發出機械特有的冷靜而恆定的嗡嗡聲，盼着



主創人員談《北京的腔調》變身話劇。

各種消息通過光纖到達身旁發出此起彼伏的提示音。表面上是交流換了形式，但其實我們還在交流嗎？抽象問題留給哲學。

好在還有飯局，這一北京城裡最平常而又最火熱的交際方式，人聲沸騰，煙酒交通，飯局是網絡時代中殘存的市井，明代有三言二拍，盡是在市井中「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人與人之間蒸騰着血肉實體散發出的熱氣。如今導演阿避用飯局作為《北京的腔調》中如珠妙語的載體，帶着市井中摩肩接踵的一點熱乎氣兒，腳足了勁兒，帶着一場飯桌旁肉中煙霧裡關於食、色、性、命的無稽之談，在仲夏夜開始狂歡。

註：由林兆華戲劇工作室和輔仁文化聯合出品的话劇《北京的腔調》，將於6月28日至7月3日在北京東四工人文化宮開演，首輪演出6場。

《豆泥戰爭》

生動描畫文明人爭吵

文：張錦滿

年前已看過由香港話劇團演出法國女編劇雅絲曼娜·雷莎（Yasmina Reza）的名劇《藝術》，5月7日（星期六）又看了香港話劇團重演她的《豆泥戰爭》，體會到這位在巴黎出生（母為匈牙利人、父為俄籍伊朗人）的劇作家的與眾不同。兩個戲都是在一個空間內演出全場，分別由3個和4個演員「爭吵」不休。《豆泥戰爭》中，兩對巴黎夫婦，分別任職律師、理財顧問，與作家、家庭用品推銷員，他們生活安穩、舒適，卻因為小孩的打架問題而吵到失控。劇本被翻譯成35種語言在世界各地上演，讓我們領略到今日西歐和美國城市人的內心世界，他們其實處於焦慮和緊張環境之中，隨時因一件紛爭點燃起情緒而爆炸。大導演波蘭斯基正在拍攝《豆泥戰爭》電影版，大有可能競逐明年奧斯卡。今日在香港看到此劇，當理解到就算是城市中的文明人爭吵起來，也會愈吵愈糟，甚至弄出比上一、兩代的人或落後地區的人更壞的結局。

導演司徒慧焯在場刊裡說：「這是一個看演員的戲，沒有多少為製造效果而做出的導演處理和花招。」我認為他導演的成功之處便在這裡。他又說，他們（演員和全體幕後工作人員）在這次重演得到更有層次的演繹。那當然，戲演出10場之後，再經過時間消化和醞釀，表演會更有默契、更到位、更自然和真實，效果當然會更有深度和有爆炸力。我沒有看過該戲的香港首演，然而這回的整個演出緊湊得每分鐘都充滿張力，演員又產生咄咄逼人的壓力，我相信今回重演效果會比初演更強勁。

在今年第20屆香港舞台劇獎中，《豆泥戰爭》是大贏家，奪得最佳導演（喜/鬧劇）、最佳男主角（喜/鬧劇）高翰文、最佳女主角（喜/鬧劇）彭杏英，並且入選「十大最受歡迎製作」。該些獎項反映，《豆泥戰爭》乃雅俗共賞的作品，觀眾買票進場，全晚看台上的吵吵卻有所反思。那晚觀眾反應不錯，我不懷疑香港舞台劇獎的評選結果，事實上，我也沒有看到香港1年300個演出的十分之一。